

詩人帶貨

「宇宙的盡頭是帶貨。」而今，不論是影視藝人、體育冠軍、商人、作家，還是偶然大名的「網紅」，只要有了知名度，幾乎都選擇通過帶貨來變現。

古代就有一批帶貨達人。只不過都是無心插柳，後人乘涼。有的是旅遊推介：像白居易「江南憶，最憶是杭州，山寺月中尋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頭」以及王之渙的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」，讓杭州和鶴雀樓，坐享了千年紅利。有的是產品營銷：蘇東坡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」，由於定向精準，打敗了杜甫與楊貴妃雙重IP加持的「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」，但「妃子笑」成功地轉化為具體品牌，與「西施舌」「文君酒」一樣，都可算「美女經濟」的先河。

詩酒不分家。酒是液體的詩，詩是情釀的酒。以詩帶酒，更格外顯得馥郁芳醇。曹操「何以解憂，唯有杜康」本是泛指，卻成了杜康酒的最佳SLOGAN。文君酒產自四川邛崃「古稱臨邛」，陸游便有「一尊尚有臨邛酒，卻為無憂得細傾」。然若論頂流，恐怕還是在唐詩中PK。比如，王翰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」，杜牧「借問酒家何處有，牧童遙指杏花村」，李白「蘭陵美酒鬱金香，玉碗盛來琥珀光」……

李白是詩仙兼酒仙，所以他的詩，從色香味各方面，更加貼近地撓到了用戶體驗的癢處，就連筆者這種不懂酒的「酒盲」，讀到「鬱金香」「琥珀光」，都不免有齒頰留香之感。堪稱是品酒詩的巔峰。

但是，早獲盛名的蘭陵酒，如今知名度遠不如杏花村，更無法與茅台五糧液相比。原因之一，是儒家故里的山東，對於市場營銷不甚看重，沒有利用好李白的招牌。正如魯菜本是八大菜系之首，現在的影響力距離粵菜、川菜、淮揚菜，相差遠矣。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

愛Ta就和Ta吵架

二月十四日西方的情人節剛過去不久。美國心理學家John Gottman和Julie Schwartz Gottman告訴我們：一對夫婦或戀人怎麼吵架能決定他們的關係能否持久。他們研究發現，只需要觀察一對伴侶吵架三分鐘，就能推斷出六年後兩人是否還在一起，且這個預測的正確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。

如果兩人吵架一開始就是人身攻擊，把些微不滿上升到對方的性格缺陷，那這段關係十有八九要一拍兩散。可是心理學家也相信，伴侶之間若能將各自的負面情緒通過合理方式表達出來，也是鞏固關係的重要步驟。即便在唇齒相依的親密關係中，牙齒也有磕碰嘴唇的時候，此時就需要學習一下如何妥善發表意見了。比如，如果不願意經常批評自己的婆婆來家裏吃飯，也不要破口大罵，因為此舉容易惹得丈夫惱羞成怒，不得不為他母親辯護。

相反，你的訴求可以分成三部分。首先是表達你的情感，「我有點焦慮」，其次是就事論事，「因為你母親常常批評我」，最後要向配偶提出「正面需求」：「如果這次她又罵我，你能不能挺身而出，為我說話呢？」心理學家認為，這樣的表達有理有節，不但能讓丈夫理解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，而且能鼓勵他的責任心。

總之，愛人不是你的克隆體，他們也有自己的視角和需求。而處理矛盾的正確姿勢莫過於曉之以理，動之以情。須知「吵架」的正面效果在於促進相互了解，進一步加深彼此情意。專家的意見當然不無道理。還有，愛人之間相處，總是如膠似漆，黏黏糊糊分不開未必是好事，有時，兩人更需要的可能是距離、理性和耐心。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

新加坡推出了AI陪護。從網傳圖上看，是個女護士的樣子。它目前還無法承擔打針餵飯等工作，但是可以帶著老人做早操、玩遊戲、聊天，提醒老人按時吃藥，如果出現異常，還會幫忙報警。

看到這個消息，我無來由地想到七十多年前海明威寫下的名篇《老人與海》。小說裏的老年古巴漁夫，釣到一條大馬林魚。經過一番搏鬥，他把獵物帶回岸上，但魚只剩下副骨頭。故事刻畫的不屈者形象，令讀者難以忘懷。

英國小說家兼文學批評家大衛·洛吉(David Lodge)寫下了一本舉足輕重的寫作課教材《小說的五十堂課》，而此書的開始是以「開始」作為開始的。

洛吉寫道：「小說的開頭必須如常言道：要能『引人入勝』」。剛開始時，我們尚未熟悉作者的習慣，總是緩慢又略帶遲疑地閱讀。

「大部分讀者在退回門檻外之前，至少會給作者幾頁的機會。」但，洛吉補充說，真正好的小說的「第一個句子都會讓我們立刻『上鉤』。」

早前受腰傷困擾，由於椎間盤突出，壓着神經，劇痛不已，還作了動手術的準備。怎料腰傷突然於某天開始減輕，數天內竟然痊癒，不單不用冒手術之險，更連物理治療也不需，就可如常行走自如。然而筆者的開心只維持了一夜，翌日早上就開始口乾舌燥，既打噴嚏又有咳嗽，自知是患了感冒，又再生病，隨即服用家中成藥，意圖遏止病徵。

感冒這回事，對一般人而言，可以說是小病的統稱。人們習慣了無論傷風、咳嗽、頭痛、發燒、喉嚨發

隨着老齡化日漸走近並瀰漫到生活中，我們感到，每個人生命裏都會遇到一條大馬林魚，那便是衰老，還有無數鯊魚般虎視眈眈的生理或心理的不適和病痛。與這些對手的搏鬥是長期的，需要如老漁夫般強大堅韌的精神。在小說裏，老漁夫喪妻無子，照顧他的只有小孩馬諾林，就像陪護照料老人的AI。馬諾林和老漁夫，隱喻了青年和老年，恰如AI和老人隱喻着歲月的靜止與流逝。

如何和AI一起老去，是進入智能時代的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。稍微想

寫出令人上鉤的開頭，有不少好的方法。場景、人物、哲思、懸念，甚至是一個故事套着另一個故事(frame-story)，都可以。只要寫得好，就可以。

以場景作開頭，可以讓讀者立刻置身其中。舉例，「一道鋒利的晨光透過半掩的窗簾射進來，空氣中飄着酒醉與未乾的墨水味，遠方的鐘樓敲了三聲……」，如此，故事便在這光影、氣息與聲響之間悄然展開。

或許，我們也可以學習大師們的寫法，直接開門見山。「叫我以實馬利……」《白鯨記》的開頭如是寫

炎，都歸類為感冒。這二字聽得多了，大家漸漸放下戒心，以為是不致影響生命安危的小事，只要自行服用針對感冒推出的成藥或涼茶，再睡一覺就會沒事。不過，近年感冒好像比以前需要較長時間康復，更有朋友因為感冒以致出現身體其他炎症而要住院，可見大家從前看作「小病是福」的情況，再不是只喝水和睡覺就可沒事。

筆者就是一例，慣了服食成藥，但對這次感冒卻沒任何幫助。過了兩天，喉嚨痛得厲害，又咳到難以入



於港澳全線上映，這段關於哪吒的文化歷程再次引起熱議。

這件遼代石函現收藏於遼寧省朝陽市北塔博物館。石函通體雕刻精美，長五十一厘米，寬三十三點五厘

問我在香港哪處喝到「18天」，又說自己每次來台必喝。

「18天」全程以攝氏零度至七度冷藏保鮮，保留最多啤酒營養及麥香風味，賞味期僅十八天，難怪在當地以外的地方難得一見，真是一期一會。

而在香港很少喝的手搖茶，我在回港前一晚，還是忍不住要喝一杯。隨便選一家落戶大型商場美食廣場的小店，感覺不是什麼名店，那杯茶飲也是普普通通，果肉少得可憐，但喝的大概就是一種儀式感。

回到香港，第一餐吃的，是港式茶記，點常餐，吃餐蛋麵喝凍檸茶。那是另一種儀式感。



老人與AI

想這些問題就會發現，老人與AI所蘊含的人文拷問和倫理震撼，絲毫不亞於老人與海。既然我們命中註定要和AI一起走過最後時光，那麼如何讓AI陪護給這最後一程帶來盡可能多的光亮，就顯得尤為重要。而在這個問題上，需要努力的不僅是AI，更有我們自己。

可以想見，在越來越高的需求和越來越強的技術加持下，AI陪護從外形、語音到技能都會向着適老的方向進步。但是，AI最終不會變成真人，更無法變成親人，它在提供新的老齡

道。這句話，不只是一個自稱，它是一種邀請，邀請讀者花時間聆聽「我」的故事。

以引人注目的自我介紹作開頭，不能多用。反而，懸疑與危機，可能是最能抓住讀者注意力的常用手法。想像一下，一個人剛踏進陌生的城鎮，還沒來得及放下行李，就發現自己被人盯上。這樣的開頭，不禁令讀者想知道：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？」

當然，有些傑出的作者也可以用一句玄妙的哲理來開頭，令讀者立即沉浸在思索之中。譬如《傳信人》的第一句：「過去即是異邦：在那兒，

感冒

眠，才決定去看醫生。由於服用成藥數天仍沒好轉，故此醫生隨即建議使用抗生素。病至全身乏力的我，為了盡快將頭上那片感冒烏雲驅散，當然不會反對。可是吃完整個療程，還是不覺好轉，於是又打算自行買點成藥服用，待病情進入尾聲。直至咳得越來越厲害，渾身不對勁，才認真地去找醫生覆診。

醫生告訴我，原來第一次服用的藥物可能針對不了所有影響我的細菌，也有可能是我體內出現抗藥性，所以要轉用另一種抗生素。覆診和服

陪伴形式的同時，也在改寫着「陪伴」本身。對於已被AI陪伴、準備接受AI陪伴以及終將被AI陪伴的所有人來說，必須下定決心與AI一起重新定義「陪伴」。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引人入勝的開頭

他們行事的方式不一樣。」短短一句話，分量十足。但，如果你能夠想到的哲理句子，只是如「一寸光陰一寸金」之流，那請千萬不要亂拋書包自暴其短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用新一個療程的藥後，果然精神許多。想到自己為這次生病購買成藥的花費也要數百元，不單沒用，還令自己被病魔多折磨好一段日子，所以日後生病，還是及早看醫生對症下藥，不要再延緩治療了。

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遼代石函刻畫「哪吒鬧海」

米，高四十一點五厘米，綠砂岩材質的沉穩質感與繁複的雕刻圖案交相輝映。

石函四側雕刻着一組「哪吒鬧海」佛教護法故事。畫面中，哪吒頭戴火焰冠，身着甲衣，腳踏祥雲，左手托佛舍利塔，右手作指揮之勢。畫面展現了哪吒指揮夜叉追擊和修吉保殊的場景，哪吒不再是我們熟悉的幼童形象，而是一位威猛剛毅的武將。

當下廣為人知的哪吒形象，是在明代小說《封神演義》和《西遊記》的文學加工中逐漸定型的。而到了現代，哪吒以天真活潑又叛逆不羈的形

象深入人心，頭紮雙髻、身穿紅肚兜的幼童形象逐漸成為他的標誌性外觀。

石函上的圖案與文字，記錄了哪吒作為佛教護法神的地位，也為後人研究哪吒早期形象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。



逢周五見報

吃喝是一種儀式感

雖然香港是美食之都，幾乎什麼地方的菜式佳餚都吃得到，但人在外地，吃到當地特產食材，還是最好不過。最近多得當地朋友介紹，在台北首次吃水蓮（龍骨薺芥菜）。

那天侍應把一道炒水蓮端上桌，碟裏繞着一根根不粗不幼的草繩，最初以為是菜苗還是什麼，夾進口咀嚼一番，卻沒嘗到那種草腥味，反而帶點清甜味，而且更爽脆更厚實，愈吃愈滋味。後來才知道水蓮是台灣特有種，近年已成常見的台式熱炒菜式。所謂食過返尋味，隔天走進一家火鍋店，看到蔬菜類有水蓮可選，立即拿走一碟，另有一番滋味。

除了吃，還有喝。說回那天跟台灣朋友吃飯，他從雪櫃裏隨手拿出一瓶「18天台灣生啤酒」，倒成小杯分給我們。起初沒有為意，還以為是普通台啤，拍照後於社交平台發動態，有朋友不知就裏，連忙

土撥鼠「躺贏」

國產動畫電影《哪吒之魔童鬧海》明日在香港和澳門正式上映，觀眾在沉浸式地體驗傳統文化大餐和動畫視覺盛宴的同時，不僅可以欣賞餃子導演深厚的編劇和導演功力，還能聽到他的真聲。電影中土撥鼠「鼠老大」被哪吒暴揍後的哭聲，就是餃子配音的。

隨着《哪吒2》的票房如芝麻開花節節高，電影中身穿補丁衣服的土撥鼠也火了起來。「還吃？收你們來了。」哪吒對土撥鼠放的狠話，亦已成為網絡熱語。若問與哪吒非親非故的土撥鼠緣何進軍大銀幕？那是因為導演在網絡中多看了牠一眼。餃子在川西旅遊和短視頻中看到土撥鼠時，相中其「自帶卡通般天然的喜感屬性」，樂於將之「收」進片中。

土撥鼠的學名為喜馬拉雅旱獺，分布於川西高原等地，海拔三千三百米至三千六百米的若爾蓋大草原，被稱為「土撥鼠的天堂」。

至於走紅內地蛇年春節檔這件事，土撥鼠實屬「躺贏」，此時仍在冬眠的土撥鼠，至今對此尚不知情。每年十月入蟄至第二年四月中旬出蟄，牠的冬眠時間雷打不動。想一睹土撥鼠真容，還需靜待高草原木返青之時。

電影中的土撥鼠「膀大腰圓」，現實中的土撥鼠體型大過松鼠，成年土撥鼠體長可達六十七厘米，體重可達十二斤。當土撥鼠兩腿站立時，其兩條前腿常環抱在前，猶如古人行作揖大禮一般。

外表蠢萌的土撥鼠，卻是鼠疫的主要宿主，謹記「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」。看來，有能力「收」土撥鼠者，非百毒不侵的哪吒莫屬。



逢周五見報